

阪谷素評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一

和12
304
/



清 瞿世瑛 校本
日本 阪谷素評註訓點

評註東萊博議

明治十二年 五月六日 版權免許

汎愛堂 文玉圃

和 門
號 504
卷 1

評註東萊博議序

作文之用。在乎達意。意果達矣。時
文與古文何擇。彼以經藝愚人。比
秦皇焚書者。特見時制之弊。有所
激焉。云爾。本邦無舉業之設。而東
萊博議為舉業作。則學者固宜唾
棄不顧。今阪谷子絢。非獨不唾棄

大隈信吉氏寄贈

M. Matura

川田序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評之注之。又隨刊行之。以示作文
楷梯。豈與余同其所見乎。夫一冒
一腰。六腹一尾。句必對偶。義必傳
注。不敢稱引三代以下事。明季八
股之程式如此。是故童而習之。白
首未成。其或登第者。亦唯就四書
五經中襲取一二陳言。叩以歷代

傳國之次。當世州郡兵馬財賦之
數。茫乎不能置對。其文淺陋不足
觀。亦宜矣。而宋時則不然。法未太
密。制未太拘。命題引典未太狹。況
斯編良工用規矩。不爲規矩所用。
方圓曲直。隨器製形。如麻姑搔痒。
如宜僚弄丸。如王良駕輕車。馳坦

途雖或不免乎過巧。而辨論縱橫。能言其所欲言。發前人所未發。初學苟熟讀玩味。由俗入雅。由繁入簡。則韓柳歐蘇之門。或可得而窺焉。蓋東萊借左氏爲時文指南。子絢借呂氏爲古文說法。彼此一致。兩得其宜也。昔者謝疊山取漢晉

唐宋古文六十九篇爲文章軌範。資於場屋也。古文果可資場屋。而謂場屋之文不資古文。寧有是理乎。清方靈皋工古文。王若霖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然則時文之與古文。不必岐爲二途。要能達其意。斯可矣。子絢

東坡先生文集
此舉先獲我心。余故不辭不文。樂為之序。明初文之興。古文不必刻。

明治十二年秋八月三日

甕江川田剛撰



河邨思靖書

評注東萊博議例言

一此本係清朝道光中錢唐瞿世瑛及其男傳鼎所校。聚本邦坊間通行本。本據舶來本。而篇數大減。誤脫甚夥。至文義不通。此特全備。校正精密。可以一洗其陋矣。是素所以敢致力于此。付剞劂也。讀者諒之。

一編首凡例跋文四庫全書提要一條。東萊先生畧傳及其自序。悉依其舊。以明此本所源由。獨其目錄。於兼論數事者。題下備歷舉其事目。是本篇既備矣。而復揭之目錄。頗屬繁贅。故刪除。就簡唯注其事目。大數。

一原本分爲二十五卷。又大別爲六卷。是亦屬繁。今唯從六卷之別。而不細別。

一評注悉標之闕外。不敢亂原本。其不書古人姓名者。皆素管見也。其本文行間。著圈點段落及邦訓。雖素所不好。亦爲初學之書。有不得不然者。敢甘受僭妄之誚。大方恕之。正之可也。

一博議文體。馳騁過縟。不免冗長之弊。是或坊間本所以加刪削。終致斷爛。呂公之文。雖有疵瑕。豈可著妄人斧斤者哉。且枝辭贅喻。爲課試文。則呂公旣自言宜姑舍而不論。本邦學者。無用乎時文。然要筆墨絢爛。則古文時文固無其別。凡初學學文。

要暢達不窘束。苟能熟此編。筆端無滯礙。則宜駕唐宋八家。進遡秦漢。入謹嚴簡潔之域。是蓋呂公之所設階梯。而望於後生也已。

明治十二年八月

朗廬 阪谷素識

於一是不復分注。以便觀覽。其有字義可疑。而各本皆同。無從質正。如苟惟不然。惟疑作為盜殺。後壽篇末疑脫誤之類。悉仍其舊。不敢臆為竄改。以貽壯月牡丹之誚。

宋人避諱。如桓作威。徵作證。貞作正。匡作康之類。今悉改正。

宋本于篇目下。詳載左氏傳文。今以文繁。且左傳在今日。人人習誦。不須贅列。惟標注某公某年。以便稽考。

宋本于每篇徵引史事。略為注釋。意在省讀者檢閱之煩。然遺漏甚多。且篇中所引。皆正史中焯然

顯著之事。非他僻書可比。似無庸注釋。且如引用論孟事句。亦為注出處。而隱文僻句。如礪而失水。蚊蚋撲緣。出莊子。藩拔級夷。出昌黎徐偃王廟碑之類。反略而不釋。蓋博議在宋時。為經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廣。坊肆間陋者。謬加訓釋。名為詳註。用以標異投時。非呂氏之舊。故悉汰之。

宋本于篇目下。用黑文白字。標挈主意。如首篇論機心。次篇論天理。三篇論名分之類。今按博議文筆竒幻。往任意終語竭。另闢異境。烏能以一二字括其一篇之命意乎。蓋亦陋者所施。以為揣摩勦襲之地。以其無關本要。故亦從刪。

必率其私臆。鑿空附會。粉飾非者。以爲是。周內是者。以爲非。有司者。亦不稔其所知之在。于此。而姑命以在彼之所。不知於是。微言奧旨。不能宿通。素悉於經之內。而枝辭贅喻。則可暫假。粹辨於經之外。徒恃所操之機熟。所積之理多。隨所命而強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觀。以取盈篇軸。以僥倖得當於有司之目。噫。不求得於心。則立言之意亡。不求通於經。則說經之名戾。時文之弊。類然已。東萊左氏博議。雖作於其平居暇日。苟以徇生徒之請。然旣以資課試爲心。故亦不免乎此弊。其所是非。大抵出於方執筆時。偶然之見。非必確有所依。昂軒輕於其間。及其含意聯詞。不得

不比合義。類引衆理。以壯其文。而學者遂見以謂定論。而不可奪。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爲是。易其所是。以爲非。亦必有衆理。從而附會之。而淺見者亦將駭詫之。以爲定論矣。又其書好挾摘古人之情。僞不免苛。燒文致之失。蓋東萊著作。每傷太巧。朱子嘗病之。然以其稽古之博。畜理之多。觸機而出。持之必有故。而發之必有爲。精言奧論。往往震發於其中。足以箴切物情。而裨助意智。抑其所爲。反復挾摘於古人之情。僞者。雖不皆無失。亦足以見巧詐之不足恃。可飾當時而不可掩。後世於學者。正心正行之術。非小補也。獨惜其書之閱於當時者。旣不可得見。而宋元來

重雕之本多脫文譌字。而今世通行本爲明人所撥取者尤闕略而不完。故爲是正文字。重刊以惠來者。而並著其爲書之得失於後。俾學者知所差擇。且衆知其非有意於立言說經之書。而毋徒駭于其博辯。而過執之以爲定論也。道光戊戌。錢唐瞿世瑛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臣等謹案東萊左氏博議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披蓬藿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

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為注釋。故析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彞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乾隆五十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 昀

臣 陸 錫 熊

臣 孫 士 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東萊先生傳畧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

東萊先生集卷之十
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

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

東萊先生此序
大事記皆未成。攷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
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
在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

東萊自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
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
稍稍披蓬藿。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
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
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楮
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姍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
出。漫不可收容。或答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
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人羞道。而諱稱者。
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醜然忘耻
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

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福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謫。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乾道五年九月初四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東萊自序

東萊博議目錄

原本分二十五卷。今合為六卷。

卷一

鄭莊公共叔段

穎考叔還武姜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衛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敗燕

附屬十二事。原本歷舉。然於目錄屬繁。今唯舉大數。下倣此。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辭宋使

鄭伯侵陳大獲

鄭伯朝桓王 附屬九事

陳五父如鄭泣盟敵如忘 附屬二十事

隱公問族於衆仲

滕薛爭長

潁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三十枚目錄

羽父弑隱公

恭臧哀伯諫納郟鼎

東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卷二

楚侵隨

魯為班後鄭 魯為班後鄭

鄭太子忽辭昏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公問名於申繻 桓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虢 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虞叔 卷二 十枚表

楚屈瑕敗蒲騷

祭仲立厲公

盜殺伋壽

魯及齊師戰于奚

東坡先生左氏十言

桓公與文姜如齊

辛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魯莊公圍邾

齊侯見豕附屬十六事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

齊桓公入齊

齊魯戰長勺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宋萬弒閔公

息媯過蔡附屬七事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附屬十三事

鬻拳兵諫

陳敬仲辭鄉飲桓公酒

卷三

懿氏卜妻敬仲附屬二十三事

曹劌諫觀社

晉桓莊之族偪附屬七事

莊公丹桓宮楹附屬五事

東坡先生左氏十言

目錄

三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

齊侯戌曹遷邢封衛

衛文公大布之衣附屬八事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附屬二事

齊寺人貂漏師附屬二事

會陽穀謀伐楚附屬二事

楚伐鄭附屬三事

楚滅弦附屬二事

楚文王寵申侯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會于葵邱尋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附屬五事

沙麓崩附屬二十三事

楚子賜鄭伯金附屬五事

邢人狄人伐衛附屬二事

秦取梁新里附屬一事

卷四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附屬二事

衛旱伐邢

子魚諫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附屬五事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邾敗魯於升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附屬一事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 止降服而囚 附屬一事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附屬二十二事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附屬四事

展喜犒齊師 附屬二事

楚滅夔

宋叛楚即晉 附屬二事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 附屬二十一事

晉侯作三行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五

先軫死狄師

白季舉卻缺

晉陽處父侵蔡止泚水而軍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附屬二事

閏三月非禮 附屬三事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禘太廟躋僖公

出姜貴聘而賤逆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 附屬四事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已氏

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箕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喬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附屬一事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趙盾納捷菑於邾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卷六

晉侯秦伯圍鄭

秦穆出師襲鄭 附屬四事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 附屬五事

狼暉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隨會能賤而有耻

甯羸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附屬二事

宋華耦辭宴

公孫敖二子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邴歆閭職弑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附屬一事

晉不競于楚

鄭人獲狂狡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附屬一事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弑靈公附屬一事

晉成公為公族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 附屬一事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 附屬一事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鄭伯敗楚 附屬六事

晉會狄于攢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目錄終

評註東萊博議卷一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公元年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專橫祭仲諫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鈎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穽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穽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鈎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

東萊博議卷一

卷一

公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鄆段出奔

唐荆川曰以漁獵影出莊公之至險真擒王手

茅鹿門曰字字誅心

反射銳利無比

驚心動魄使人不勝戰栗

陷。穿。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穿。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暨。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也。不。可。計。也。一。人

老吏斷案無渣情
險字一篇血脉讀
者可注目于前後

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
不載翻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惡矣莊公之罪顧
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
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
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
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
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
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
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
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
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

舉證審理史論亦
與裁判同

反顧竦然

哀莫大于心死，出莊子齊物論

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一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與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

王元美曰：到此翻出至拙，不獨文章奇幻，立義實嚴。

鉤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穎考叔還武姜隱公元年

左叔段出奔，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穎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以遺之，公曰：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故。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沉，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操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墾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矣，不操之則矢還。

且告之悔對曰。隨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天字一篇骨子而其理自中庸來。

蓋二句天上飛來却是平平之理。

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也。壑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壑者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穎。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為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

應首段點破

以天為九空中翻弄

不學左傳語氣即

念油然而還。而不能已。彼穎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不感之以物。而感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恨焉。方莊公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盍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為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

得左傳神理處

文頗過衍說蓋呂
公教初學以暢達
之弊可倣又不可
倣

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苟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不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曾中之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為虞舜下不失為曾參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過孔孟而遇考叔也

左鄭武公莊公為

平王卿士王貳於

號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為質于鄭

鄭公子忽為質于

周王崩周人將界

虢公政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又取

成周之禾周鄭交

惡

王守溪曰開口便

入骨三寸

周鄭交惡隱公三年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之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氏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

楊用脩曰進責平王識所重矣

名分二字赫赫如日月眼目正大責彼責此層々進擊豈有感於南宋而然歟

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異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捆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鄭人之心以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質於彼見其與吾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

筆勢飛動

斷案如山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

王鳳洲曰詞嚴義正左氏自應心服

且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必未敢伐之也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

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三年

公羊傳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逐其二子馮與朝終致國乎與夷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案與夷即殤公左氏美此事而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謂怪也衆人之所謂高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益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

公羊駁之博議取公羊以立論

全篇奇高與常中兩兩翻弄而以怪與偏反射之

上一段奔放入題

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遠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於弟以為奇焉是未足以為高必傳於弟以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

一點即復假題擴
張前意

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
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
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為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
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無不常亦無不中傳
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
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
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
沒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
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
不敗哉

左衛莊公娶于齊

衛州吁三年

東宮得臣之妹曰
莊姜無子戴嬀生
桓公以為子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
有寵好兵公弗禁
石碏諫弗聽桓公
立乃老四年春州
吁弑桓公而立石
碏謀殺州吁及其
子厚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己所不知歷舉天下
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為善孰為惡孰為
忠孰為邪孰為是孰為非孰為誠孰為偽猶參差而
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
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
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
有為盜之情也然財賈則必至於盜詈者必鬪當詈
之初未有決鬪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鬪蓋博則
有盜之理詈則有鬪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
人不能覺己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
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

小人窮濫之情狀
如畫

責備之論而其實
假以賜吾論然亦
不免饒舌

篡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弒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碻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碻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况又不聽乎？碻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弒，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

見恐也字或不見
慍之訛

此是慎獨之說
得痛快使人惕然

中人以下此處能

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蠻觸氏之戰，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沉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謗，其不慍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吾乎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於胷中矣；一偏於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沉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於胷中矣。四者之根，藏於胷中，伏而未發，雖吾亦

制之者教法而中
人以此處能制
之者果何者
人所以能忍人萬
古人情唯如此

結句忽入題不
失題而所以假題
之意自明
左公將如崇觀魚

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猶州吁受寵之初。篡弒之惡已
藏於胷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胷中者
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
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
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
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
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
以雨露。未有不芘然為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根。必
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
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僖伯諫曰。君將納
民於軌物者也。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
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云々。公曰。吾
將畧地焉。遂往陳
魚而觀之。
唐敬宗欲幸驪山。
張權輿叩馬諫。敬
宗曰。我一往。驗之。
韓愈上佛骨表。陳
侯景幽梁武帝於
臺城之禍。
左傳。曹劌諫魯莊
公。論朝會之禮。

遊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
也。以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
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
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
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
人君之畏也。諭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
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解。
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
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論之耶。論朝會之
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
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論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益

同冷州鳩論律呂以諫周景王

以心悟一句是主意蓋心悟則怡然自得上段所謂樂吾之言者自生鍾伯敬曰談何容易孫月峰曰難行議

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疎矣為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醉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鯢龍門之鯉鬣翻雲

論文章何嘗不工

疊為字乘勢結束此法古人常用而善用之則常新

此篇依鄭敗燕并及左傳中詭計大要下面所列是也其文多可就傳而考

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足為雖勸之為亦不為矣

鄭敗燕隱公五年 ○鄭敗北戎隱公九年 楚敗鄧桓公九年
商密降秦僖公十五年 鄭敗宋成公六年 楚
滅舒庸成公十七年 楚敗吳滅舒鳩襄公十五年
晉滅肥昭公十二年 晉滅陸渾昭公十五年 吳敗
楚取餘皇昭公十七年 吳敗胡沈陳三國昭公二十三年
越敗吳於檇李定公十四年 越敗吳於笠

奇想自天落

誠字大頭腦誠詐
兩々對照猶日月
男女晝夜寒暑

小詐假誠不巧大
詐則大巧假愈巧
而誠之重愈見詐
者不假誠則不誠

澤哀公十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
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於衆矣，談兵之士
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
已矣。」小人何為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
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
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
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
交踈；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於用兵，小詐則小勝，大
詐則大勝，小人長於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於詐，
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

為一事也

大綱重提進一層
而衆目隨張

黃之案曰：誠者融
才智機術而歸至
明者也，非愚頑懵

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
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
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慤，何足稱於孫吳之門哉？吾應
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
之事證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
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
遇之，雖聚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為一軍，合曼伯子
突十餘人之知為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
裕矣。吾非為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
子之於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
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

情而假其名者也
索誠者實也虛者
偽也善讀孫子虛
實篇則善知中庸
知中庸則此篇不
費解而明

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
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
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
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
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
立五患皆除兇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
突之徒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
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譟之雖極其
詐計至於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
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於萬君子
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

先為不可勝者一
也以待敵之可勝
者乘彼之不一也

帝籍周禮有功者
銘於王之太常
景鐘國語其勳銘
於景鐘景大也
遇虎狼而不設陷
阱則我虛而虎狼
實我心為虎狼所
乘宋襄陳餘之所
以為不誠也
學君子者可以深
省
此篇立意正大然

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
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
之善川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
於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黥髡盜販相
望於史而宋襄陳餘之流每以仁義為天下笑抑又
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
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
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
子之名者也以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
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
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

東萊先生注

道德智識之分未
明快讀者宜深致
思也

左考仲子之宮問

羽數於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二大

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

下公從之於是初

獻六羽始用六佾

也

綴兆表也表舞位

見禮記

孫月峰曰文章錯

落

成上りキリ

苟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
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公五年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

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

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

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身安之無

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

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

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

仲豈真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

有疑焉故問之
所發即明之所生
也孟子所謂此心
足以王者呂公說
此對意亦如是已
天下此類比々可

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於隱公益數百年矣以
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
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
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蹙
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
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
補也然隱公之問豈止為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
子之廟而發耳為衆仲者盍申告之曰周公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
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
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

深省

穆文熙曰抑揚有法

此一轉更不測

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獨用六伯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衆仲能為此言隱公能為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桓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

疊字疊句節奏綽如也吾一句忽顧題收結是呂公熟用法

左鄭人以王師會邾人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于隱公。公問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况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故僭悖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重形孔子之嘆焉。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子之歎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衆人之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

隱公辭宋使五年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鬚行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樂指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為羊亦從而謂之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欲抑而先揚然後揭主意結一段吾姑一句則結上起下全篇樞紐

一端

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扼腕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吾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

一端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為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非愚也使陳筮而遇隱公則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之伐

應前段結語

題外立說假題證明故以題為客說

客則所以說主也

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聞其入郟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審則知而復問亦人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忿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纒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

是以一句入主意便復主客双縮然後說明首段之意

書出乎君子之手者亦往往而然讀書不可無識也

此是讀書法

左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

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策士之戒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公六年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

將珍盡帝以為然
盜賊徧海內

更推其原曰意

應首段末句

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之論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為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過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

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桓王隱公六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隱公八年

虢公作卿士於周隱公八年鄭伯以齊人朝

王隱公八年鄭伯以王命討宋隱公九年羽父會

鄭伯伐宋隱公十年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鄭伯隱公十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田隱公十一年鄭伯

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王伐鄭桓公五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

左傳所載事目如題下所列文長不舉以下如此者皆倣之
孫子所謂致人不致乎人者豈獨兵法而已哉

有身不可無已，然而不光明正大之已，則其害勝無已矣。學所以貴窮理盡性，試舉一句，開中大段，此文之咽喉，必不可缺者。

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鹽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已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眾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桓王不禮之，眾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

五此所已言，五所未言，如人身骨節，此亦文必不可缺者。而此篇易見，初學宜注目。

衰，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桓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眾人之說不過以界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取。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虢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蹂踐麥禾，若無所憚。在桓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桓王與鄭伯蘇

滔々一氣而頓折
嚴肅不跌一歩故
愈出愈妙不覺其
長

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
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
爲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
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
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
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
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
也桓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爲所敗衆人之說
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
論之則以爲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桓王不能正其
名耳當鄭伯擅釋泰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

鄭莊春秋起頭第
一雄傑畧似吾邦
武田機山可謂春
秋戰國詐力之唱
首也

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
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
將覆亡之不暇矣桓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
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桓王
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
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
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
也君子論之則以爲鄭伯未勝則使祝聃射王其事
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
於真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
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爲志在苟免而不悟

此篇論讀史立言之要確乎為千古之卓見抑立國而取各國之長者宜最致思焉也

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為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叙事之體不同叙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序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况方冊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為贅辭以序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

臨終急管留餘音則其慣用法而於此篇中間板重尤為得宜

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為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為哉

陳五父如鄭泣盟敵如忘隱公七年○曹太子朝魯樂奏而歎桓公九年晉侯受玉惰僖公十一年齊君語偷文公十七年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趙同不敬宣公十五年晉侯見魯侯不敬成公四年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公六年卻錡將事不敬成公十年成子受脤不敬成公十年苦成叔傲成公十四年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襄公七年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公十年

孔子視觀察之用
說得分明以發後
段中庸說之端

齊侯衛侯不敬襄公二年 蔡侯享於鄭不
敬襄公八年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襄公
三十年 趙孟對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昭公五年 單子視下言徐昭公十年 宋公與
叔孫昭子語相泣昭公十五年 魏獻子南面昭公
三十年 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定公十年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
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之所
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
節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蓋畏則加意而忽則

論語集注令善也
足過也

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
則令色足恭矯偽蠶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
泣衆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
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
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
可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
須臾耶今考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
嗤可指者相望於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
之矣凡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為善於人之所
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

鍾伯敬曰妙喻

孫月峰曰一句轉

自人情推而詰問
出其源是此篇着
眼處

太極生兩儀陰陽
亦一理分精宜精
而又可知一致合
用之妙

化腐作新在發明
與辭彩

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口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敵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吾

反覆推文勢，雖然
二字恐屬衍文，作
夫一字更似可。

左無駭卒，羽父請
謚與族，公問族于
眾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昨之土而命之
氏。諸侯以字為氏，
以謚為族，官有世

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眾，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眾仲八年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

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氏

案現行左傳有誤脫今據唐書儒學傳柳芳所引改正以舉之

以上說古繁而易

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諡為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樂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

以上說今簡而難首揭古今難易字承之分說而合糾結束入主意是文字定法

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別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成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為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况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

一句表明主意

大儒之言不肯發

人或曰腐素曰吁

知之况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
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
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己之
氏族吾祖考之自出則茫然不知豈不可耻乎不
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耻也乃若吾一身之
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
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
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耻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
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滕薛爭長隱公十一年

其事其辭文中明
舉故不別揭

對論情態如画
自激則激人激與
激聞如兩石觸生
火

以辭服人主於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
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
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
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為一故其與人辨心既
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為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
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
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
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於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
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生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
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

有其直三字一篇
眼目又人生念爭
根柢

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為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耻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於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鬪，乃合二國之鬪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己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其言巽順和易，紆餘閒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為主者謙抑

起好起我唯此口
故君子慎其言又
文其言
女子能制醉客亦
柔勝剛耳

老子曰：知其雄守
其雌，為天下谿。

如此為賓者當如何耶？為大國者謙抑如此，為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醉醇醪，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虐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為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己，近於強。凡人之情，未有不耻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穎考叔爭車隱公十一年

左鄭伯將伐許治兵於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子都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夷辰傳子許考叔取鄭伯之旗發弧以先登子都射之顛子都即公孫閱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而理味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籬之不能為薰茶之不能為薺松之不能為柏李之不能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

起首正大方是大儒氣象

揚用修曰以不能推作主

王元美曰明盡

比較辯詰且揚且責誰不首伏

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穎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矣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羹而不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

薛方山曰：褒貶揚抑，大有操縱。

精到不漏一絲，前段不能相推句，可勝惜哉。句至此，一句純束。

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輶於大遠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免犯鬪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以為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為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

全篇責備而不露責字，至結翻左氏始出之，所謂畫龍點睛者。

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隱公十年

左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先登，顛暇叔盈又以登，弘登，鄭師畢登，遂入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受，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處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為疎，變恩為怨，變黨為讐，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

西偏
汪伯玉曰不磨之論

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己之無功反
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
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王
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
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
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
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
金在地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
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
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
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之為鄭伯者固

忙中取喻妙在簡

嗚呼一句如孤峯
聳雲間

鍾伯敬曰縣許字
法妙

號旗一動諸軍皆
會於旗鼓下

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縣許之疆將何
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之功然齊
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專其
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于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
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
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
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共利
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
自得矣雖然伐許之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
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
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

老子曰知與之為

取蓋非知真利者
豈知利之虛實果
存乎何處

為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為廉
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
者

左鄭息有違言息

息侯伐鄭 隱公十一年

侯伐鄭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
將亡也不度德不
量力不親不微
辭不察有罪犯五
不避而以伐人其
喪師也不亦宜乎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
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
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
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
而欲離之此所以連臂而自投於禍患之網也君子
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
以冒於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

孫月峰曰一句轉

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
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
遜當忍耻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為
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
猶恐不能自保况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
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
國亦天也天實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
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
皆萃其身也然鄭息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
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
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

入題出題如轉丸
然一字有萬鈞之
力

人情徹底而此情生於好名譽々々之重乎人可知也李本寧曰立論感慨大儒絕妙文字議論精深入骨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淺矣哉唯知咎人而已

轉々終歸於其心使人爽然自失

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為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弒隱公

隱公十一年

左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遂弒隱公而立桓公

凌季然曰東萊文字每以反振得勢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况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亮其心而弒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為戒而諱言義矣是隱公之弒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人皆以為隱公之弒敗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隱公之弒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

排雲霧揭主峰此
法自老泉來但劾
後未及耳

欲討其病源先責
其外症

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桓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齋粉。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纖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不敢至。其廬况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无忌，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

將一字是全篇着
眼處所謂坐為義
不盡者病根自此
生古人云可一字
誤兵機况將乎

以下更推將字病
因

此一節說病因在

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至於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况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為鄰，大名與大辱為朋。隱公之於桓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怨。隱公之遜魯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遂變而為大辱。然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

自怠

禍迫之則為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前矣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生於自怠焉隱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桓公之少尚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必見責也彼桓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淹乎然隱公雖自怠而不知桓公之不我怨也人之欲自怠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以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怠之私凡人之所以不能為義者自怠耳自怠耳一經此變二病俱瘳蕩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騖矣故曰勉天下為

此一節說病因在自怠

兩節縮合乘勢復

首段一語結之

注伯玉曰殺身成

仁義何肯不禍哉

然責備隱公恐議

論殊快人意

義之心者隱公之弒也

臧哀伯諫納部鼎

桓公二年

左宋督弒瑒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部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

鄰國之賢敵國之讐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部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劓刃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卿有祿于國有賦于軍有職于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

唐荆川曰引喻甚確

少解其山新不難
宋儒下大處非難
斷案入骨
以勝大處頗公夏
其公發憤而忠
其宋儒下大處非難

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于朝，又發忠言，以裨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隱公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闢殿以斬關而概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概闢殿微罪也。彼桓公親為篡逆而不忘，况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干失其焉。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郟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

丘瓊山曰數語大義凜然哀伯實無辭以對

文鋒銳利不可不如此抑論則頗近酷

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濟之以淫侈，佐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怒人怨，適所以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導之以典刑，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孝子之憤亦無自而雪。此以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為桓公畫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桓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

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桓公二年○曲沃莊

伯伐翼隱公五年王伐曲沃隱公五年曲沃武公

伐翼桓公三年曲沃伯殺小子侯桓公七年王命

曲沃伯為晉侯莊公十六年

左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云々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晉封桓叔於曲沃云々國者其大爭云々之一句青天霹靂而為千古之確言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屬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所同欲視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嗜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

老泉秘訣之口吻

此篇以老蘇詩禮論等文發周程之理呂公亦校繪然而立惡主以覆國

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而傳諸後世其子孫以謂均襲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冑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為而獨尊我何為而獨卑彼何為而獨強我何為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於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之術曰嫡庶長幼之分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以能為嫡為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以能為庶為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為定分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

其弊生於此者亦
比矣近日公論
歸君民同權宜致
思也

人。命當為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為幼。初非人之
後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堙之於嶽。如瀆之于海。如
石之於玉。如魚之於龍。如鳥之于鳳。如獸之于麟。邈
然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于有生之初。天
既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以共守是
分。而不敢變者。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
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
敢代諸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以大前人之
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遠巡。欲避者。豈非不忍以
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啟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長
幼之定分。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輕變。晉穆侯何
長句關結見筆力

王聖俞曰引証確
當

是亦假題示教者

人也。乃敢首亂之。溺于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
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
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世始
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篡奪之禍。史冊相
望。納中國于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啟之
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
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
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
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
有時而衄。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嫡
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吏
更開一境。登巒層
峰。遠勢無極。
王元美曰。嫡庶長
幼歸之于天。令人
恨不得急不得爭
不得。自是文章得
大主腦。處末一段
精采陸離。更見力

厚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卷一

吏。恃。國。國。恃。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其。特。也。嗚。呼。殆。哉。

就職難

能卒的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一終

